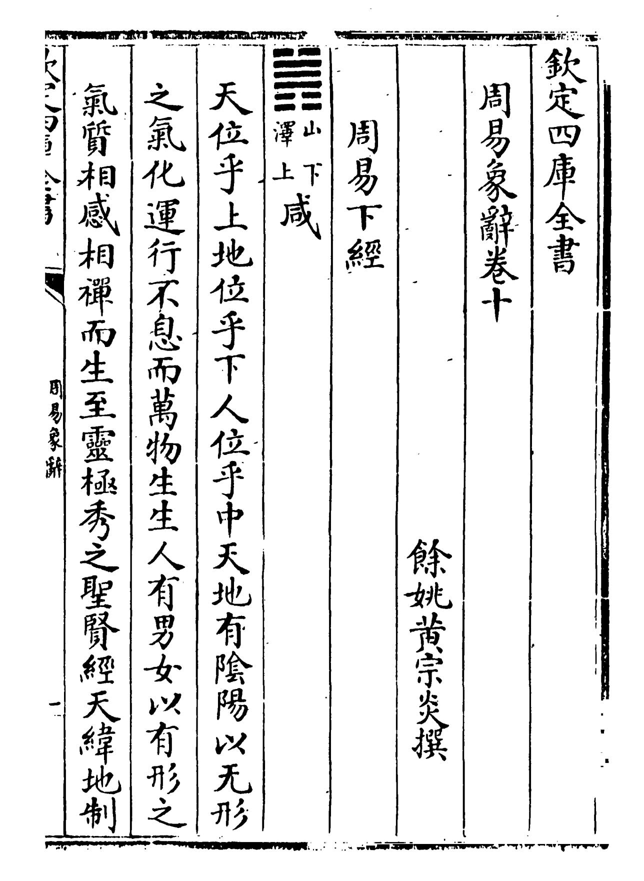


經部



周易象辭卷十

餘姚黄宗炎撰

周易下經

䷞ 山下澤上 咸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天地有陰陽以无形之氣化運行不息而萬物生生人有男女以有形之氣質相感相禪而生至靈極秀之聖賢經天緯地制

為禮樂文章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用萬物天地能生人而不能創立井田以養人不能設為學校以教人擴充天地之德業无或遺憾者惟人爾故上篇首乾坤者天地之德業也下篇首咸恒者人倫之夫婦也天髙地卑形體隔絶其交以氣所以乾坤各為一卦而其象顯男女居室夫倡婦隨其交以形所以咸恒合二象為一卦而其情親也上篇已往有一治一亂之道自乾坤既列草昧初

開至于大過而盡坎離殿之者洪水溢溺兵火灰燼世界已屬混沌凡若文獻老成之輩俱不可得而見僅僅餘萌蘖之少年別起人事再造邦家是以少男少女開闢下篇而所因所草或有與前王往聖不同者在也成功者退乘時者進故後生可畏而沒世无聞可疾也男有室女有家亦少年成人之事二少會合婚姻以時其氣皆醇厚其情俱純一校諸他卦長幼錯配者惟此為正然何以獨取象於山澤乎男女

為形質之物得氣於天託生於地六子之中山澤獨物而不化為地之分體隆起者成山高聳而明顯得陽之象卑濕者為澤缺折而幽隱得陰之象凡衆山湊聚之處其水苟不直注於江海則下必滙而為巨浸澤是也澤既停畜夫山之膏血日夜蒸雲吐霧以上濡於山山外受其潤而光采其透入於山底者隨山氣而升融液乎沙石之間直達山頂山内受其潤而堅固内外交養復化為水而趨於澤此山澤通氣

男女相須之義也然何以命之曰咸乎咸者皆也言皆虛而皆受也澤虛故受山之所施山虛故受澤之所運也咸有國人之義一國之人高卑貴賤老幼男女无不皆具自生自息於其中天高地濶而不知誰為之者所謂藏天下於天下魚相忘於江湖也忽從浩浩蕩蕩間有一意之萌此發而彼格有感而必應止乎此則真篤而不遷說以承則情洽而意和乃天理之至公非人欲之私心也卦之六爻取象人身初

拇二腓三股四憧憧者童子之心也五脢六輔頰舌由下而上謂五官百骸俱從此而生之意其六畫雖陰陽相應爻詞若有比迹相就之象初與二皆陰故初不就二而志外二陰比三陽故二欲居以順三三欲執二之隨己九四承乘皆陽故往來而未感五陽比上陰故五志末末指上而言上滕口亦不似應三而艮輔者所以象詞全美而爻詞多未盡善葢有血氣未定之戒於象外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者兩相感應彼此交格无阻滯隔礙亨通之道也情之所發易流於衺僻正性習交關之際必發乎情而止乎義乃為盡善則利在貞正也人生自孩提稍長以至於有室有家乃一世之大升沈從此而易其天性者有之從此而修身齊家日趨於成人之德業者有之盖其端不可以不謹也以少男止於下是專一而成禮以少女説於上是相得而樂從婚姻及時

往來合宜取女之道莫急於此

㒼咸皆也悉也從戌_國從人一國之人億萬難齊而其禀受于天无弗同者國人好惡斯民之直道絕無回曲者也少男少女相感相應无知愚賢不肖悉皆然也文中有坐作進退往來語言俱國人之事若舊解從戌從口其義了不可尋矣

取取從耳從又耳聞之熟然後以手取之始可必得借為嫁娶之用轉去聲俗加女以别之許氏云捕取也周禮獲者取

左耳為軍法獻馘聖人制字俱寓仁愛于其閒不以
慘刻立教也此春秋戰國之俗非上古事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
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卦何以名之曰咸有感之義焉蓋咸不專屬于感其
為大同普徧之象多而感之最深切者則莫如咸夫

物有感其所不感者衆惟无所感然後无物不感物有應其所不應者廣惟无所應然後无物不應也所以咸獨妙于感而釋之曰感也剛之氣健而上行柔之氣順而下墜今上六之柔在上其氣欲下九三之剛在下其氣欲上二者之氣一感一應相與和合于其中上交于下下交于上得其所止而不遷當乎其意而説受以少男來下于少女義宜而禮正是以彖詞謂之亨利貞取女吉也感之為道莫大于天地莫

神于聖人寒暑日月陰陽之氣迭相推盪而萬物變化生育无不稟命于此仁言仁聲風行草偃格天下之人心使盡消其乖沴而中和且平以極其感之分量也觀其所感則知天地萬物各自有情非茫茫任運者可見矣情即生生之幾雖落于欲而不背于理釋氏斷緣滅性并性且謂之空而况情乎拂天地之性矯萬物之情不知其生專顧一死其偏全廣隘豈可同年而語哉　感之于應如響之微聲風生槖籥

即此達彼其幾最為神速大傳曰感速也為不行而至者

或感動人心也從心從咸人各異體體各異心求其發于此而格于彼固非易易必氣幾之流行我至于斯人亦至于斯則我心一起人心隨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茍以私意相求失之遠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高峙澤卑趨山上何以能有澤也豈不以澤體虚

而受山之下注山體虚而受澤之上蒸乎兩者皆虚故能相感相應而成咸之象君子觀乎此象而躬行之立心寥廓无一毫形蹟于其内空空无知寂然湛然善與人同而我若无善也用其中于民而我若无中也有鄙夫問于我而我自同于鄙夫也惟其中虚來无不受澤雖至下而能上潤夫山狂愚雖至暗而亦可為賢智之師虚故能受也庸人俗士先存意必固我于心心如鐵石窒塞堅固而不可破雖日與聖

賢處安能有所受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惟自用自專益以成其愚賤實不能容也

初六咸其拇

拇本手之大指初處最下因取其義爲足之大指艮卦之初曰艮其趾趾象附地之全足衆指而兼踵者艮主于止止則全跡踏地令錯允爲咸咸主于感有行動而相與之象行動則足大指居前而爲倡故爲咸其拇拇无適莫可動可靜可東可西所以吉凶未

定禪語云終日行路未嘗踏著一塊土葢言其无心也

拇

拇將指也從手從母以其獨大而倡率衆指也大指不力則握物不固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雖无私意然塊然形骸爾其感之謂何惟上應于四其心志有在則至微之血肉俱靈外指外卦志在外而初已感所以爲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者脛之筋與肉也上絡于股下連于踝上在下中之象人之能行悉在于是感其腓則將靜少而動多蹶趨而反動其心所謂止之本性安在故凶然腓自无心非必欲行者居其所而不擾則吉矣　當處艮時三為止主二隨三而止其隨在二故二艮腓而不拯隨令處于咸三仍為感主三欲二隨始能遂其行故二咸腓而執隨在三

腓 腓脛腨也從肉從非脛為骨腨為筋肉俗呼為足肚今專以足肚釋腓則遺其骨矣人之行步脛腨之狀翕張不已如鳥羽之動而飛也飛古作非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吉凶无常惟人自取爾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順乎理之正動靜皆不為害矣　咸之主感在三主應在上二五雖中非當時用事者二順三五志上聽其指揮而已二但能勞力五无所聞見于咸未神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當身之下腓之上乃分合兩足之處以下二偶並立三象一奇連之爻為感主咸其股而欲行然行之職不在股必資于腓拇故執二初使之隨己而後可動不止則失其本性欲行則俯賴于人力以是而往從乎上寧不為吝耶

股　股髀也從肉從殳以其在後有驅策之義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本居處之體有所感則靜者為之不寧亦不安于居處之常矣已之志在于隨人而上往所執之以偕行者又欲下之隨已原屬止體一有所感而轉展多事失其本性若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當外卦之下介于內卦之上感者自此而往應者由此而來易流為情欲必正而後吉即彖辭所云利貞之貞正則非私悔固可亡人惟虛止始能靈動无感

則寂然空空有感則通徹如神四承乘于兩陽之間隔絶而不虛故其感應亦不能神速徒憧憧不定于上下往來之交物交物而引之各以朋類相從聚歸于爾之思慮其于天地之感萬物聖人之感人心遠矣憧與思俱心之應用憧憧者二少相合兩童子之心也或曰三亦上下之介何以往來獨為四象曰三為感主感之始發未可以言往來四則感應出入之道路往來之衝也

𢤦憧憧意不定也從心從童童子之心无有定識見物而遷者也咸為二少之卦故云憧憧謂男女俱有童心也𢚩思容也從心從囟囟頭會𡿺盖也人之思慮雖出于心實上聯于腦其形容見諸外也思之至者多側其首思之勞者多頭眩之疾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非有害于身心者惟不正則為害得正而吉且悔亡者其感未有所害也光則見事詳而有定識大則

取理博而有定力憧憧往來无有識力以副其心思未能光大使然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雖背肉而實與背不同背指皮膚言脢則兼膜絡言也艮之彖辭曰艮其背于五官百骸中獨取絶不與事物交接之體以明其止咸之五象曰咸其脢人之五臟六腑系根于此隨其經絡貫通于拇腓股為下六經于輔頰舌為上六經雖非聰明睿智之物乃

視聽言動所由以生之地也故以明其感感于此發
甫離乎性未落乎情悔何能至　陸農師以謂脢在
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未知何據
脢脢背肉也從肉從每每者生生之意五臟所系
紐之肉官骸之所生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為臟腑之本臟腑為官骸之本感在本而其志所
向者則在官骸之末官骸有職司而脢无職司也上

六為應主為說主說而應者在輔頰舌脢不與焉

𣎵末木上曰末從木以一指其上木以根為本枝條華葉為末人以德為本功業文章為末心為本手足髮膚為末本厚者末自榮本撥者雖有榦有柯生意已離况專事于華葉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

為說之主在咸主于應者人之相應然諾為多兑為口而上拆輔動頰張舌成聲音少女以容色事人亦

惟致飾乎顔面和媚乎言語巧笑倩兮彼婦之口所以致感即所以為應者也然刑于在男未有凶咎艮之輔在五輔有兩旁偶象艮上竒不類也艮五言有序以上之竒塞于前未能舒暢咸上前无所有敬畏之念寡任舌之播盪而不知止矣　或問咸之諸象大槩與艮相彷彿其故何也曰人之五官百骸日馳騖于事物形雖具而不能自有其身惟止則官骸各安其所艮所以取象于身也來居于咸以少男下

少女成夫婦之倫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以形相禪者即此身也物交物而喪我少之時亦以色為甚必正其身方可為家法故仍以止為感而詞相類曰然則何以艮言身而咸不言身咸言股而更不言股乎白艮止而又止其身全咸不終止有感有應官骸已分其半不可以全身屬之股男女異體之介咸有男女艮不取男女也曰人身莫靈于耳目艮咸俱不以取象何也曰耳目惟其至靈以之象艮則不能止

以之象咸則有私累而所見所聞之偏蔽多正隨斥聰明之謂也

頰 頰面旁也從頁從夾人身惟頰皮肉皆複故諧夾

舌 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象其紋理之形指在口中之意小篆誤從干非輔篆解詳比彖傳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說讀若悅

天下之水无不潤下惟山顛之泉自下而湧上人口之津亦自下而輸上俱滕之謂也上六為說之主而

應九三之感澤上蒸于山口如泉湧无非喜説之顔色也即不啻若自其口出之意滕者水上湧之稱聖人一字之神妙于近身遠物无不悉備山上有澤與説應見于口頰不必别加一字後儒反欲改滕作騰或以騰釋滕豈非夏蟲語氷者哉

滕 滕水超涌也從水從朕朕者月之初生而未有光尚須持火以為明然而朕兆自此見矣小篆繆從舟而義荒水之上涌者俗呼泉眼其端必微非若潤

下者之滔滔也騰之為文從滕省馬能超躍如泉之上涌也噫知者鮮矣

☳☴ 巽下震上 恒

夫婦之始男女皆少凡六禮之成皆男先施之也故男下女而為咸不如是不足以見女之貞既成夫婦少者皆長則居室之宜承祭祀順父母家政之操作俱男令而女從男貴而女卑盖男下女其暫婦隨夫其常也情根于性雖有好有惡不害其為善及流而

為習善惡每均分矣男女之情又最易流于非僻者
始而感暱繼而遷徙常久之義安在夫必整勑興起
于上家无頹墮之氣則庶事理婦必巽順奉行于下
家有恭謹之風則庶事成然後夫夫婦婦恒久而不
厭所以繼咸而為恒也二體相合以雷風取象雷者
陽氣壓于重陰閉錮不可出則發為猛厲之聲透達
而上其氣縱蓋陰得陽助始能破裂其沈寒而呈其
和淑風者陰氣束于重陽收斂之至然收斂者終不

可磨滅乃作為怒號而解散其氣横乃陽藉陰之力以盪拂其頑亢而萬物有宣暢之意雷在上則已透乎地風在下則已及乎物陰陽並作晝顯其功用矣人間夫婦亦猶是也命之為恒者恒為月之半體月以不滿為常滿則蝕矣人之處世彛倫日用以至於學問事功固无有可盈之時盈即虧豈可常久惟其不足所以可加惟其不足所以不厭可加不厭所以可久也或曰恒者常也偏取象于風雷取義于月風

雷為變幻不常之物月為盈虧不常之體其意果安在哉曰聖人之所謂恒者常其理不常其跡也天運行而不息地變化而日新方能悠久以成物聖王代作損益不同質文異尚方能勝殘去殺以成久安長治之天下茍以跡為常則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天地何能長久于覆載曰狂曰僭曰豫曰急曰蒙帝王何能長久于大寳也風雷之藏見不時月之晦朔弦望不定是以不恒為恒而後可久變則通通則久

恒之謂也苟窮而不變執中无權雖欲久其可得乎恒之為德甚美而文詞无一美者執中无權乏窮變通久之義易貴變易不貴拘執也初偶在下為木之根岐而深入于象為浚二得中則下不伏匿上亦不至于摇盪可以悔亡三四當雷風之介相薄之際三播揚而不恒四搏擊而无禽五當雷衝雖中无權不能專制上處動極雷已在天振作之氣已過將復何所上進初既下而更求其下上既上而益求其上因

其恒而復恒之俱不知通變者也故曰恒者常其理不常其跡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者一定不易之常道庸言庸行何所阻隔故亨事理有所更革則有過不及之端而咎隨之恒則純一不改故无咎然或恐因循而流于不正作徹而不能固守均非恒之道也必利于貞而後可然又非堅執不變之謂乘時則進任運則行惟至誠无息而後悠

久无疆其利在于有攸往執中用中千變萬化而不離其極斯可謂之恒爾

[D] 亘月上弦也從月從二指天中也初生之月其光甚微不能及物既盈之月光輝雖盛而即就消食均非月之常德至下弦不足語矣惟上弦之時舉頭即見麗乎中天光明刻刻增益而不止故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恒恒之從月更何疑乎小篆從舟而混于丞豈善說詩者哉假借為恒常之用故加心示德而

仙凡判然矣魏子才取古文从仁字强謂之恒不但昧于詩人之旨并于孟子仁人心也之義亦莫之解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以常為義而其為徳業則久也剛性健而上行今震剛居上柔性順而下伏今巽順居下剛柔各安其所而可以久居雷之陽氣必欲發風之陰氣必欲散當其遏抑束縛時其勢若不能頃刻今既發矣既散矣兩湊泊以相與各得和暢而可久通茍或出之猛烈行之奮迅則疾雷狂風不可以終朝今乃巽順而徐動且剛得柔濟柔得剛助皆有正應而相得高明沈潛无有偏舉所以謂之恒也恒之能亨且无咎利

貞者為能久于其道无所更改无所襍亂也斯道也即天覆地載之道所以能恒久者不過運行无息於穆不已爾彖詞言利有攸往正為是矣物有終始生物无終始事有終始行事无終始彼方終則此又始也日晝夜一周天月朔晦一周天旋轉不停故能久照四時錯行寒暑變化故能春生秋肅久成其歲功聖人百年畢世久于其道而後能化民成俗致天下于上治惟是始而終終而始終終始始无或間斷所

以能恒觀乎此則知天地萬物俱以不常為常而後可久其情可見矣

久 久象人形而指其後有隨之者人生在世倏忽逝矣莊生云吾生也有涯而死也无涯惟立德立功立言庶可垂之身後以為長遠而人如不死久之為文有身後垂名之意說文解釋蒙龍以為灸病之灸是因借而忘其本也

昭 照明也從火從昭昭之明義取其本明照之明義取其以明及物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發无定所然皆自下以達上風行亦无定所然皆由近以及遠萬物已動則雷在上萬物已撓則風在下俱極不常而有常性故謂之恒君子體乎此象其經綸天下極盡夫變化之神小而一事一物亦各裁制得宜初无適莫之可指但天君不動退藏于密者淵深而自如確然立乎其位而不易方所是人心之恒也　恒之為德即是中庸子臣弟友人之常位事

父事君事兄施友未可執定一法以為常道事父以
孝事君以忠事兄以敬施友以信是不可易之方也
用中得宜天地聖人之恒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當其乍感人皆有之所謂咸者是也擴而充之存存
而不失乃所謂恒也咸者良知良能赤子與大人无
異不能保任則雷息風馳倏就寂滅恒者此心此理
近而一呼一吸遠而億萬斯年莫可更易之極則雷
動草木皆春風行萬民必偃亘天地長新者也　雷

風連位東南當萬物之出齊兩木相並自甲折而至暢茂之象故云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凡物之善入者必鋭惟木根之入地偏用歧而深莫甚焉初為巽主偶畫而木象居下而務入于庸常之事理必欲刻核而求之乃浚其恒而常者反成怪矣如雷動風行天地本无心也固恒事也浚之則雷之暴怒不可息風之鬱翳不可消天下之常理常事往

往有艱難變動于其中自恃為可守可執之經膠固而不知通方其為害于恒者尚多況欲浚之而剔抉其隱伏乎如此之人方謂智過等夷確不可拔貞而益凶斷无小慧之獲而有所利也

浚 浚從水從夋浚水而益其深掘地不能驟致其力必徐徐以從事夋有徐行之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木植根之深而後不畏于疾風之震拔此大木安固

之常道初乃萌芽之始即求深入乎地底務為幽隱而不就顯榮適足以自杜其生機而已

浚深從水從穼下入為深掘地成穴必持火自照而後手可用功古但作穼以穴深必及泉故又加水作深深實水名

九二悔亡

在巽體之中而居下卦象木則初之植根已深其為幹甚固象風則播盪在三而已不受其顛越所以悔

亡觀于卦象爻位可以自得其理不必再參他詞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中无方无體惟義所在雖為槁木死灰而不嫌其寂滅當烈風迅雷而不覺其騷擾君子之至德也然非久于其道不能二往來于咸恒兩卦咸居五而无悔恒居二而悔亡非久中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當上下之介雷風相薄之交會揺盪震撼无有寧居

身且不能靜矣安能恒其德哉倚徙愓惶變遷倏忽有非所當來之羞恥亦或承受之矣或者疑而未定不知來自何方是本卦是外卦皆所不免也雖陽剛得中何救于吝哉　隂柔之性沈初入而不出陽剛之性浮三躁而不馴俱巽體故也入者不當恒而恒躁者當恒而不恒

象曰不恒其德旡所容也

三託體于巽初之巽主浚而務入以深而益求其深

仰承乎震上之正應振而拔起以上而更奮于上介夫上下之間載不得其載覆不得其覆惟有風飄雷驚无所自容矣

九四田无禽

聖人之制為田獵盖以衛禾稼恤農事也非僅為籩豆之實爾雷風既興農事始矣凡害我黍稷之鳥獸已驅除于疇昔斯時而欲為遊田是病民也亦烏能有所禽獲乎　巽雖為雞而下應初六入而不出无

禽之象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雷伏乎下則有陽氣之潛藏既發而在上其氣散矣乃欲久居之盖位非其位安得有禽以供祭祀燕享乎　古者蒐苗獮狩有其時王侯卿大夫有其等以為射獵之禮即所謂位也雷風則時乖震動則等殺多變故非位而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中德在五可謂恒其德矣往來不變可謂貞矣然以柔弱之才居位而僅能固守其常道不能通權以用中巽長女婦人也而二反剛震長男夫子也而五反柔相與為應剛柔倒置以為婦人則恒于柔而吉以為夫子則恒非所當恒而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陰陽之道不同其用中亦各有異婦人以順承為貞順承而不變乃其恒德從一堅守以至于終至死矢

靡他者夫子則風雷在手變化隨心應事接物創制為作用通方而合于義不恒之恒也豈可婦言是聽而反從之故剛柔易位而吉凶迥判矣

上六振恒凶

雷發而極于上其動亦至矣更欲從而振作之以為常道則陽氣洩越无餘純陰用事未有不凶者也君子之立身動植相生既有雷行之猛厲不務退藏安養而復以動繼動豈能長久　王者之事業震驚巽

命聲施于天下當與民休息使之樂利而自得旣創立經綸損益制度而復求誅裔土之不廷擾亂澤梁之苛細以更張威武為常事生人其能乂安乎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作興起為人生之始事旣已奮迅在上而復振作之是以動為恒也欲以此求功必至有災大无功者不止无功而已　初在始原已深潛當振作為恒則㡌事可舉偏浚以求深則幽翳益甚終在上原已高

峻當退藏以為恒則神明不竭偏振以上往則輕狂尤不可制矣故一曰始求一曰在上以著其位之所不宜也位所不宜然而然泥于恒故也

在八象之中澤山最為凝滯偏以感受屬之雷風極其无定而恒久反以取象此聖人推見隱微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君子宅心必虛虛無不受守道必常庸言庸行及其至也即精義入神矣感之為害至于物交物而喪失其本心則救之者莫如恒其德

恒而不知變通則六言六蔽自以為是賊仁賊義反有甚于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咸恒卦名可云至善爻詞无一全處其斯之謂與

☶☰ 山下天上 遯

愚夫愚婦視天下之事物一身之閲歴俱以為亘古長存堅固而莫可移易不知勢遏時移无不氷消烟燼轉盻而无從蹤蹟為君子者當審察于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先幾而明決則其為身世之累者亦鮮矣

此遯之所以次恒也恒為夫婦義取乎長久象則合以雷風人生聚散倏起倏滅如雷風之偶會一過不可尋惟有天高蒼蒼青山在望而已釋氏所以有露電夢幻泡影之喻實不若雷風一象可深長思也天健行而不息山安止而不遷巉巖傾險雖高深莫測一入穫惰之中甚覺伎倆有限當前則不能攀躋已過則无所停留自往來自屈伸變化无窮而山不能窺遯之義也夫遯非絶人逃世草衣木食之謂知進

退存亡得喪不俟終日之謂也君子用舍行藏何嘗有所偏執但進禮退義歸潔其身而已卦之六爻有豢養禄養之象下體為山山以供芻牧畜俯食則見其尾初象牛露全身二居中象繫在畜首三下上之象食而弗愛愛而弗敬受人之食養其口體即受其籠絡執之縶之充廚佐醢何能逃避乎上體為天天禄以饗君子四之好謂好會諸侯會同之象五之嘉謂嘉會天子宴享公侯之象上之肥大庖豐腆犧牲

肥碩之象亨多儀儀不及物曰不成享萬鍾千駟王者之養賢也苟道不可行而徒縻其禄豕交獸畜以受其羈絆安得為鴻飛冥冥乎君子之去就不止于為身其為道者更大也　遯之為義非但前盛後衰前治後亂也即盛以繼盛治以承治亦莫非遯也埶過時移非但小人乘君子之敝為遯即聖傳聖賢傳賢亦皆遯也總之世故日新前人不得不讓後人春來而冬遯夏來而春遯秋冬來而夏秋遯消息盈虛

天弗能違俱往而不覺惟于此際君子小人相接續則禍敗顯然聖人所以獨揞浸長而言也

遯亨小利貞

退避曰遯韜藏隱晦曰遯遷徙不羈亦曰遯无形質之可拘方物不足以限之自然亨通苟惟知盛滿不察于幾微將有進退維谷之慮何得云亨二陰在下其勢浸長莫之能禦然六二居中得正以柔順而成止體乘時而進乃詘信往來之常道彼小者固利貞

也盖二陰之長屬天運非邪曲使然

遯

遯逃也從辵從豚豕性衝突逸去則自匿藏而不見豕外柔而躁其行躑躅見人則避羊外剛而狠其行違戾見人則抵觸遯之象退也故彖取豚大壯之象進也故文取羊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進行則向用而亨通退藏則棄舍而窒塞遯固窒塞

之事何以言亨也枉尺直尋雖若見用而道愈汚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雖在于天吾道則長信而不屈惟遯所以綽綽進退而亨也九五一剛當位乎上而下應六二以時勢參之若正可有為而遂行豈知衰即在盛時虛即在盈時乎天下衰僻之長其長或驟常人易覺其變彼小者得夫氣機之正浸而漸長更可畏懼也此時之為陽剛者甚衆而又專權以號令乎其下為陰柔者甚微而又伏處以聽命于其上

然而遯之勢已成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遯之時與遯之義有使人不可測者故謂之大矣哉　浸者由此而及彼以漸相侵而化之意遯自一陰而浸及乎二陰勢不可遏亦猶臨之一陽而浸及乎二陽故彖傳皆曰浸而長地與澤直是一體故可臨天與山判然不相連合故云遯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運行于上山靜止于下日相習熟而兩不相關遥

山接天似乎可以階升而實未與夫平地有當前莫能測識之象所以為遯君子觀乎此象而知待小人之道亦惟有反身自治而已天下小人多而君子少吾日相與遊處者莫非斯人之徒安能推小人而遠之但在吾原无已甚之辭色亦无刻核之心意其門牆高峻自然令人不可攀越難説易事隨材器使未嘗不和平也天无私覆泰山巖巖未嘗可干犯也不惡而嚴小人不期遠而遠矣　君子小人由來如水

火原不能混合而為一但處之得宜則小人亦收斂其鱗甲自效其才能然其性陰險貪而好進患得患失即敢推及君父君子苟欲與之共功名爭進取未有不受其荼毒者惟先幾退讓方可遂夫高飛遠舉之志苟欲爭道而馳至顛隮以求遯亦已晚矣不惡則彼无傷心之怨嚴則吾无可乘之釁君子律身本當如是不專為小人而然也

惡惡過也從心從亞人心初念本善及轉念相並

則私欲横起亞者轉念而成過惡也惡則人所同惡

去聲故轉讀為好惡之惡嚴嚴教命急也從吅從厰

厰山崖嶔岑之意吅人聲也人雖喧襍而教命整肅

如崖岸之斬截也古作嚴詳繹古文知嚴字直假

借山巖之嚴上之兩口乃石之象形非人口之吅也

為借所專反加山以别之而嚴憚之嚴又支離訓解

忘其所自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以二陰浸長而成然二陰止體不見其有逼陽之嫌玩其爻詞亦取俱遯之象陽之遯在上往陰之遯在下伏此其巽也遯貴先幾以柔居下隨人之後身已行而見其尾危厲之道也不可有所作用而遂果于自往但當安靜无為爾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而為尾以在後固宜有厲然安靜自守而不往豈有進取之災　人之熱中見利而不見害果敢于前

往災其所自取者也苟能凡事退讓時未嘗忌之災于何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以陰靜之姿有中正之德處乎山中雖有當位之應而无歆羨畔援執守堅確若用黄牛之革以操持者莫得勝之而可為解說焉盖其立心若此泯然不見有遯世之蹟故獨不言遯　革之固者莫如牛黄牛之革又固于他牛黄牛垂胡亦名胡牛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見不可為而思止是非之心也名利當前輙為所動皆其志之不固也執用黃牛則堅固其志者无復可加豈虞其有遷變哉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下體為山勿往執係皆止之象也三為止主欲遯而有所維係不能決絶行則纏綿不忍止則時勢可虞胸中自相爭戰以成疾病危厲甚矣僅可用之而畜

養其臣妾則吉也蓋臣妾者小人之微賤者也亦為難養然操縱之權猶或在我尚可恩撫而止其惡爾

初二兩陰近伏于我之身下臣妾之象小人之傾君子其始未有不起于微賤者視之故蔑如也及乎乘時推及非復昔時之面目矣可不戒于所忽乎

妾本從立從女女不用聘而來侍立以供使令者小篆乃秦人之暴政謂有罪女子給事得接于君者其字作𡚽從辛從女辛罪也聖王之世罪人不

孥矣焉有為人君者戮其父與夫奪人之妻女而淫之身近刑餘之人而與之接且制為文字以示不刋之典豈仁厚立國之心乎與童字同其慘刻繆誤李斯變大篆𮐃以西秦之俗書與其法律故有此失士君子苟不知其本末遂以為古法當爾使仁人之意遽然非細故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所以厲者其行止之心不定兩相搏擊而成

疾爲憊也係戀之私僅可施于女子小人臣妾之微賤者若夫天下之元惡大憝豈可以恩情維係而能止其凶暴乎陰陽消長君子小人之盛衰乃天地之氣運有國家者之大事

㣙憊懯也從心從葡〈備〉人心多所備則相與爭鬬于中而不能決乃成疾矣俗曰勞憊亦爲不能安養而疲罷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天本上覆健行不息則轉而向下勢過時移成功者退守宙間之經綸事業亦日變而日新斷非一人所能畢斷非一定而不改前賢不得不讓後賢豈必君子之避小人哉故當宗廟朝廷玉帛交錯之時正相好而會同已隱然有代謝推移之象所以謂之好遯其在君子則與時皆行得屈信往來之正自然獲吉其在繼君子而進者苟復為君子不亦善乎如或以小人承之下卦又加一陰則成否矣否則閉塞不通

君子小人顯然分立雖欲遯其可得乎

好好美也從女從子少年子女風度都雅天下美好之物无踰于此因子女兩相愛慕故轉去聲爲好惡之好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則審于進退存亡當好而遯矣君子遯而小人進所以成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嘉會合禮儀文度數之盛鍾鼓玉帛之繁以常人觀之惟覺其身居顯榮侈戚福以明得意陽剛中正之人處此知盈必就虧滿必招損其退避知幾即在于坐明堂而朝萬國之日蓋正當嘉美而遯者也合乎天時人事之正道故吉　堯之舉舜舜之傳禹俱當至治之時即思退避所謂嘉遯也苟堯不禪舜而與丹朱舜不禪禹而與其子豈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哉惟當位而應方能傳得其人可消小人之禍亂如時

已去小人起乘其敝能免于否剥者㡬何漢祖唐宗亦是三代以後之英君觀其凭几託孤徘徊瞻顧俱骨肉未寒而禍亂起于蕭牆之内乃係遯也不知嘉遯也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遯而不見其遯之蹟者其知進退存亡得喪者乎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君子原无富貴利禄之心時進而進時退而退外物无足以動其中但以合乎義理之正是其志也　二

在下卦可自固其志堅持而不拔五居上中其位高矣一進一退非大中至正不可故以正為志

上九肥遯无不利

處事物之表內无所係戀飄然長往身心俱泰從容暇裕以為遯者也故云肥遯天下名利之所集人爭趨之則有利有不利世外之優游自得人所共棄而莫耶者何不利之有

肥 肥多肉也從肉從卩節 兩骨交會聯絡處謂之

骨節必隆起如竹節若肉多者其骨節隱不可見肉揜乎節肥之狀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容貌之潤身必先宅心之安而後光華洋溢于外不顧世俗之文繡然心安莫若无疑无疑則內无爭勝所適皆宜矣　執與係相似好與嘉相似肥與疾相反无不利與勿用有攸往相反天下莫樂于肥遯不必憂民之憂也亦莫易于肥遯獨善其身也莫難于

好遯嘉遯知幾其神也而嘉遯為尤難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也係遯者介于天山欲行欲止也執之者自守者也遯尾者隨人者也遯非絶人逃世知進退存亡而不亢爾此其所以為大也

☳☰ 天下雷上 大壯

遯而四陽退避于上即旋轉而返乎下向之隱然韜晦者培植長養至此而奮發莫可禦遏遯所以次之大壯也天氣上升雷性上往以至健運至動進嚮无

前蘊畜含藏之義鮮矣剥復之復陽潛地下動而順時其神全其守固其為學則克己修身而內治者也遯後之壯欝極而舒雷達于天上其猛厲之威已行氣雖盛而神將耗其為事業則見遠加民而鼓舞振作之者也天下雷行萬物隨之而起乃繼善成性之初大人不失夫赤子雷在天上萬物之暢茂者已遂其性天地之保合太和者不可不亟君子之退藏于密者不可不重也故六爻皆不欲其用壯初在下為

趾趾壯欲行失潛之義二居中則得正正而大則見天地之情三剛爻剛位與動為介果敢勇決之至无論在上之君子在下之小人皆所不宜四本雷體已直上于天原无阻礙陽爻陰位雖壯而不過于壯五柔中處壯得非禮弗履之道人心拂戾世事齟齬盡消于登降揖遜之閒上居動極猶欲進也路已窮而无可往然爻位皆陰不能濟其必然之勢反以艱難而獲吉全卦似重畫之兌故以羊取象五上兩柔在

外包四剛于內好自牴觸羊之象也禮傳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彊而仕今四陽盛長似界乎彊壯之交將進而仕進則晉也晉而見君有委贄之禮羔羊大夫之贄也士君子之立身退欲其速進欲其遲遯止二陰其幾尚微在上四陽惟懼去之不早大壯四陽極盛聖人不欲其遂進以犯日中月盈之戒故曰大壯則止言當止于是也何嘗有進去二陰之義世儒以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之論蟠據于胸中衽席

皆戈矛而天地隘矣耳目心胸其能浩浩乎

大壯利貞

陽爲大以健行御震動四陽奮發乎下而透達于上壯之至也其含藏之氣洩露无餘利在守正得保合歸藏之道不可乘時因勢一往而忘戒懼也

大壯大壯壯大也從士從爿古爿字

士而據爿則有妻室矣士而設爿則執匕鬯而廟祭矣此震所以繼乾而出治長子所以代父而爲政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卦之所以為大壯者陽為大而四陽盛長是大者壯也至剛莫若乾至動莫若震以至剛運至動剛无屈撓而動无流滯故能壯也所以云大壯利貞者以純一不襍之剛健繼以振動發生之長男有何偏頗有何私欲惟其大故无不正也既正且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其長養發生之情于斯可見矣壯非恃彊爭

勝之謂也　孟子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正大之壯也乘時取勢知進而不知止此匹夫之勇小人之事爾烏得為大壯　心含蓄于内未露其端倪復雷藏地中氣雖具而形未章故曰見天地之心情落于事物如四端之各有所表著大壯雷達于天上萬物之發生已暢知天地之愛養萬物必欲遂其生之之氣故曰見天地之情咸之感恒之久萃之聚天地萬物之情同也壯亦天地萬物所同

也惟正大則萬物不能如天地天地以正大而壯萬物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庶乎近之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奮發而直至天上元陽之氣一往莫禦大壯之象也其時則可矣其勢則盛矣苟僅以乘時恃勢陵躐而進有欲不可以言剛徒勇不可以妄動君子必盡克其一己之私動容周旋无不合于儀文度數以禮載身承藉以行則正大塞乎天地豈區區血氣之謂

哉天下至剛者莫如禮上下之等威分毫不可踰越履乎禮无適而不通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壯孰有大于此者　不必云四陽進而陵五有无禮之嫌人處窮約何嘗无禮惟于彊盛之時易于驕泰尤當兢兢壯而知禮其壯可行如曰壯而去陰以漸至于夬夬而至于乾聽其自成而弗急躁是君子本有覬覦之念殄兄臂而誨之徐徐也況宇宙焉有无陰之日无陰則陽亦不能獨存天下焉有无小人之時无小人

則莫養君子凡此皆學易之例誤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居下而壯壯在于趾也趾无聰明㫷知體健而應動違潛之義而往能无凶乎然上比于二與之同德二居中得正其壯以禮兩相孚信庶乎履之不越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趾欲征其所以得孚于二者以其窮不能往故也苟不窮則妄進矣豈能相孚于同德乎

九二貞吉

彖辭惟利貞正乃所以成其壯二處壯以正當壯已

先得其吉蓋壯必有含養退藏之道始可往而能繼

苟發越殆盡其壯也幾何時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以用也時壯而用壯則過于壯矣二不用壯而用中

故能得其正大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以過剛當二體之介上下之分不足以限之血氣方剛小人以力君子以智用壯者憑其勇悍果決于行事用罔者施機巧以欺天下設為羅罔而陷之其不正非禮則一也雖時當強盛宜于有為進取固其正道而好剛之危厲不能免矣羝羊之為物外馴而內狠好為抵觸處內卦之終見外卦之當其前若藩之礙欲觸去之以遂其往而不知反以繫羸其角世路險阻人事艱難任一往之氣視之蔑如也及乎僨敗

顛仆始悟力之不足恃智之无可展其壯又安在也秉禮之君子不諂不瀆處困窮而无屈抑處盛大而无陵蹝其志常伸所以為壯

网 罔象結繩交錯之文為佃漁之用者小篆廢事形加亾作 罔 以諧其聲言鳥獸蟲魚以罔制其逃亡也因有欺其不見之義故借為誣罔欺罔之用因借所專又加糸作 網 以別之

羝 羝牡羊也從羊從氐牡羊尤好觸觸必先低其首以至地

觸 觸牴

也從角從蜀凡物相牴觸時必皆怒目而視也藩藩屏也從水從蕃邮聚園圃之介限或有流水以分彼此或當多植樹木以為遮蔽所以藩屏其內外也王者之于諸侯錫之邦域封疆所以藩屏其畿甸書曰以藩王室故諸侯謂之藩臣舊解從艸從潘義不可尋羸羸弱也從羊從羸郎果切所從牵强解更支離難信大約為羸體之義近是六畜惟羊瘦最甚僅存其皮爾牵羊以頸有繫纍之狀故與纍通用角

角獸角也象形以其上下虛實上衺下直作兩截而

揣其事小篆誤為刀字建首作𧢲與魚首之刀同

譌獸鬬以角借為角力角勝角音屬春勾芒觸土似

角借為五音之首東方之宿萬物所出借為角亢轉

讀若禄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敢作敢為其壯幾何有司治之足矣然皆由于

在上之君子以智罔民故相率而越禮君子胡可不

以正大自處乎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亦陽爻陰位不過于壯貞吉與二同也卦之所以成大壯者全在四懼其有悔能剛柔酌劑若此悔自可亡矣三雖健行有上卦當前是為異體之礙四上卦雷體既振乎天上何物可為其藩蔽而能縶羸之也前二偶中缺象藩決而不羸天行雷動引隆車策駿馬以馳驟于通衢遇之者不待觸而披靡以一奇載

二偶象大輿下乘三奇象壯于大輿之輹輹車軸縛也詳大畜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恃壯而往窒礙必多天下本有坦途君子循道而行吾之所尚何不可往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易羊益切

易疆埸也古字不加偏旁漢書猶通用五當藩決不羸之後凡疆埸之内俱就蕩平彼羣羊之牴牾者亦

于此漸消鎔而喪亡矣掃除世道之荆棘變化人心之乖戾雖壯而不見其用壯何悔之有　先儒以易為平易夫平易何能喪羊義甚牽强

易易畺也借析易之易後人加土作埸埸以别之畺埸之地變遷不定不可以尺寸參差遂有興兵搆怨之事小人尚知讓畔君子豈當爭地埸正與藩相對若解作平易意味索然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居不當位乃能舍己之短用人之長應二于下比四于近消天下之陵越以成禮讓之壯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四已決藩矣五已喪羊矣胡為當上而復有羝羊觸藩之象乎全體取象于羊上為羊首其壯在是居卦之終進无所往亦與三之觸藩同也下應在三其剛欲進不能退與之爭六位已盡不能遂其所向蓋過中則失正或前或後均无所利但位至于上人生之

血氣已衰年亦遲莫其所閲歷者豈不備其變態自能艱難守正而趨于吉　三為健首上為動首兩相應而兩相觸三言角以三位未當為角特表其健之非禮不言退遂以三乘時有可進之道也上不言角柔非角象其言不能退遂文位皆陰雖欲為壯實柔之至也

𧰼豕從意也从豕从八八八有開義豕行衝突不能回曲遇前可開則適從其意矣𧰼意豕非當用之加

走作𨔵遂亡也猶言一決而去也往彼去此如逃亡也借郊遂郊近遂遠遠出須遂其所往亦无甚區別乃後人所增者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羊目无童子不能審視每多誤觸故云不詳壯盛之時好剛恃勢亦因風會血氣使然瞬息即逝矣豈能長久克己復禮咎何能留

詳詳審議也從言從羊羊目𥌩䀹其視不能審擇

士君子目所不及見者甚多好問好察以言語審議之而後可詳盡也

遯與壯乃天地氣化流行寒暑晝夜代謝之理即所謂消息盈虛也昨遯而今壯去遯而來壯逝者如斯遯壯亦如斯知遯之浸長當及時勉學故其時義為大知壯之正大則强盛非血氣故見天地之情如僅曰君子小人反覺隘矣

周易象辭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象辭卷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周易象辭卷十一

餘姚　黃宗炎撰

☲☷ 地下火上 晉

人生幼而學壯而欲行行必假途仕進士君子强壯登朝自卑陟高由隱至顯皆順序以光明大壯之後故受之以晉晉故有明出地上之象也日出地上為天子視朝諸侯進見之時一人御極明照于上如日

之行空光華無不普遍率土賓服順從于下如地之承載貢賦不遺遐邇雖小國弱侯亦得登降揖遜于明堂其儀文之盛玉帛之暉有過于是者乎五以虛中之德麗夫四上兩陽畿甸得輔弼之臣侯綏要荒俱仰其謙恭而格其文治故曰柔遠人懷諸侯謂遠人非可以剛克諸侯非可以力威也大凡開創之君求其剛斷如乾飛比顯惟剛乃濟繼體之君喜其柔和如大有孚交與晉之失得勿恤必柔乃成古今君

子易退難進處壯不欲用壯當晉未敢遽進其義一也初之摧二之愁咸有退卻之象俱處下而吉三衆允而後可行四已上昇以剛近君欲其為鼠不欲其為虎五為明主故往吉上進之極則日向奄兹矣故未光也人年自少至長以及衰老無時非晉學問德業亦宜隨時俱晉由卑升高由微至著由著而顯而明以逮光照天下月異而歲不同如日之出地曈曨以往普徧周圓配天無息始不負壯盛之年華與日

月之照臨其為晉也大矣非直仕進為然爾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日昇而出乎地從卑至高從幽隱至光明故卦之名曰晉日處上而照臨于下使萬物无匿情地居下而順承乎上使宇内无反仄猶朝覲述職之康侯進見天子而天子錫之寵榮賜以乘馬之多也蕃庶羣馬之稱其燕饗勞問晝日之間三相交接君臣遇合何其隆盛乎天子馬六種十二閑侯國馬四種六閑朝

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覲禮一廷升二致享升致命三享升王勞之升成拜此錫馬三接之意總皆厚往薄來慇懃恭敬不必實以後世周禮之法也

晉晉進也從日從二至一至為冬至日行極于南陸而將返黄道一至為夏至日行極于北陸而將返黄道皆日出地上所經由之處言二至者舉其兩端而春秋已兼括于中矣此明出地上為晉之義舊解從臸人質切到也僅云日到于義未備或從孖子私切作

䊯 實二至省體譌二子也 穅 康穀皮也從米從庚以兩手執杵舂米則穀皮去矣農夫自播種耕耘至于收穫三時之勞苦莫可殫述逮乎舂穀去皮而成米始得婦子同饗今歲安康矣因借為康寧之用

𣆶 晝日午也象日正中而上下左右各无偏頗也後人加聿作晝視表影之直得其南北之正不必問其東西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

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者自下而進于上日從地昇形未露而光先顯乎旦之候明出地上之象也以廣大博厚之地順承附麗乎大明是萬國仰一人也以柔中虛已進而上將乎君位是天子能謙恭而禮百辟也所以成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也天无二日照臨下土地極四海仰承末光君臣無遐邇之隔上下有交際之儀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本明者也莫夜為地體所隔其光不見及乎旋轉至東復昇騰而上其明漸著以至顯赫凡在地上者无不被其照臨晉之象也君子之德本明或淪于氣質或蔽于習染彼明者固未嘗損但因其明而自昭之即禮傳所謂明明德人各有明德人自不能昭得君子之自昭而天下之德无不明即禮傳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然必致之有漸行之有序從格致誠正

推及修齊治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如明出地上者也豈光明寂照之云乎

昭　昭日明也從日從召大君視朝日既明矣召百官而命之職百司聽政日既明矣召庶士而戒之事也借為祖廟室北之主曰昭以其面向明也小篆别制佋字以充之于向明之義安在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居地之下應方昇之日日晉愈高去地愈遠因彼之

進而此若有摧之使下者故為晉如摧如期可行而未行抱道守正自能獲吉君子窮約未顯其可以自信者他人未必能信之故為罔孚然而修身獨善未有斯世斯民之責其進其退豈不攸游寛裕孰得而咎之哉

摧摧擠也從手從崔高山崔嵬而不可登人以手擠之益難進矣初位卑其始進如陟高山罔孚則无相援者非如日之可騰空而上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旡咎未受命也

時當晉則趨進者衆衆進則未必其皆正初當晉而偏摧不欲隨人而獨行其正道者也苟已委贄王事有程未可偃仰自如裕且旡咎以未受王命旡所責成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希榮干進固小人之事即時值可進而以為喜者亦豈知治民獲上之難哉故君子不晉則已如有晉也

量已度人知君知臣而後敢從事若佀乎愁焉者愁者斂其形容勞其心慮之象得處晉之正道而吉也介與詩介眉壽介景福之介同人當得志每多放佚即有虧盈掐損之嫌敬慎如此則錫馬三接之榮寵宜得之于王毋矣二地中五日中日光正照于地上也

秋愁憂也從心從秋春日温和其氣發生秋光慘淡肅殺之氣萬物感之而凋零人心于此有悲傷之

象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天道福善人君好德能以中正晉宜介福之集矣豈乘時僥幸者哉

六三衆允悔亡

下卦之上在康侯有方伯之象統羣后而進見于天子天子喜萬國之來寧羣后喜恩禮之隆渥皆三之上能竭其誠敬下克致其撫綏所至也故以衆進而

衆信之上下嫌疑之悔俱可亡矣地面近日萬物向榮咸地所呈

𠃟(允)允信也從人從几人之言語既止而口氣尚未收兩相對面而許可是爲信也說文解字引升卦𠃬升大吉允作𠃬注云𠃬進也今石本監本俱單用允古字不加偏旁其義則兼之此爻衆允在晉卦晉進也允亦進也與允升同爻詞象詞始相切合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當方伯之重寄能使四海朝宗順而麗明之志庶乎得以上行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上輔明主下接順臣以一陽旋轉于其間此德此才原足濟之但人君虛已天下瞻仰其位固不易居矣雖有技能亦莫敢試政令歸于君吾未嘗敢自有也職事歸于百執吾未嘗敢與聞也當晉之盛時如鼫鼠之多藝而不一盡其長公爾忘私此書云无技有

容之意人臣守正不渝常懷危厲者當如是

鼫鼫五技鼠也飛不過屋緣不窮木游不渡谷穴不掩身走不先人從鼠從石堅重難轉非便捷之物也以象大臣之不自恃其才技其義最深正疏從之

䶂鼠穴蟲之總名象利齒據足蟠尾之形䶂鼬螻蛄土狗鼠婦之屬俱得稱鼠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本王之虎臣多才多藝者特以位當多懼不敢自

用自專爾雖然好問好察即當位亦不過如此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句吉无不利往句下同

身為明主而天下順從何悔之不亡乎日照行空无微弗燭凡成形成象之物于此靡有匿情惟當處之以寛大明无不見而不以察察自炫順无不載而不以遐邇有間失者聽其失失于此不失于彼也得者聽其得得于人即得于我也勿區區計校以為憂隨其所往皆貞明至順矣但有吉而无不利　往者日

行不息之象言人君如此以行與他爻不同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大君之治天下與士庶之治一家不同寛弘大度藏天下于天下而我無所計校于其間聽其自往上天之福慶亦不期其至而至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旡咎貞吝

晉極則及乎角人之競晉必相抵觸但見前途之空闊知進而不知退豈期邦域之中反有鯁化者焉則

將用以伐其邑四海皆康侯而轂下生畔臣暗兆于明亂胎于治也然而明順之世禍端起于不覺則滋蔓難圖茍能危厲以處之其消弭亦易易爾仍吉且旡咎雖屬家國之正道亦為可吝晉角伐邑明于遠而蔽于近莊生眉睫之喻得之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出地上其光昭于萬邦康侯晝接而偏用兵以伐邑其道未可為光也

晉不貴剛剛則勇于進九四所以有鼫鼠之厲上九有晉角之厲六三六五剛柔相濟衆允爲人臣之至善失得勿恤爲人君之盛治三陰在下欲其進進則爲寧侯上三爻已進之極復進則入于昧谷矣維失得勿恤以往則寛仁大度守晉之極則也

☷☲ 火下地上　明夷

日中則昃出地之日即西頽而入于地矣斯晉之所以必至于明夷也天清而無質日行其上而明日行

其下而亦明同人大有公天下于天下羲農黄虞之世以聖繼聖而无失墜之憂地體重濁而多窒礙此夏殷傳子私天下于一家子有賢不肖而世有晉遂有明夷之時矣日能明于地上不能明于地下也夫强壯盛大必宣暢而顯著著則愈明明則愈進進則當退乃天地鬼神之幾宜消息盈虚之至理知進而不知退則傷之者至此固天地之常无足怪者但日出則羣動皆作日入則隨時休息人物轉于氣運未

嘗有所疾苦惟是夏殷之季世桀紂猷虐生民罹毒故天命之將遷也四海騷然如日已向冥夜行昏暗不能自止其愁慘之狀非時之舉歷歷可見鳥本晝飛夜棲者也當明夷垂翼而飛其覆巢无枝之象與人之行役裹糧而往即次而宿乃至于日不食而夜尚行其勞瘁莫告之情與人勞夜行左股自弱于右弱先受傷馬雖禽獸牧者亦宜使之夜安欲以拯救傷者則尤不得不盡其强壯之力四時田獵本有常

度何禽荒夜以繼日必其害稼擾民南土之痛刻不可待離南方之卦内卦也屬周謂周之興從西土而達于南國未欲遽有事于東方外卦屬殷坤為地謂普天之下尺地莫非殷土殷之賢人或去或奴彼微子之篇丁寧反覆傷國家之顛隮微子既告于父師亦獨決于心腹以幸存其祭祀當莫夜宜歸而反出門庭以他適至于箕子則聽其時之昏暗耳目志慮俱閉塞而不用是以明夷之身處明夷之世也獨夫

以有命在天侈其威福豈知登天入地倏忽而不可恃乎夫暘谷昧谷壽考必盡孫以繼子禄位必移君子敬天寅畏惟日不足蓋知興廢靡常恒用自懼爾

明夷利艱貞

明者天地晶華之神采發見而為光煇也夷者平夷也視之不見曰夷日非能行于地下但行于地外與地平等旋而向東則光不能上徹高而在地内則明可見卑而在地外則明不可見也日為天下之所共

仰夷而不見晦冥濁亂旡復是非衺正之可辨人心至此狂惑渾淆耳目之聰明亦莫可用矣然而萬古之是非衺正仍在君子未宜因天下之昏迷而亦隨之也惟利于艱難困頓以保任此天地之正氣雖外貌若愚而百折不回者有以守先而傳後則此微芒絶續之關其係于艱貞顧不重哉

明夷　明照也從日從月小篆諧囧作朙朙取月當窻牖之間其光內照此秦人師心非古文字莫

先于易晉明出地上明夷明入地中俱指日而言日月麗天重明麗政是並指日月而言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亦兼舉日月為明則明之從日月確乎其不可易也左屬陽日出乎東而明晝右屬陰月生乎西而明夜與星芒爝火不可同言者也夷平也從大從弓大本南面之人持弓矢以平禍亂即止戈為武之意身為大人而彎弓自隨所傷必多故借為誅傷之用大人不離兵器非拱已垂衣裳之正道故又借

為四裔之用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火動而炎上者也反居于下地静而下墜者也反居于上為明入地中之象矣故謂之明夷內藴文明之德闇然而不露外著柔順之容始終而不變以此而蒙大難雖頻死不死文王盖以之處明夷也利于艱難守正我固自有其明而不敢用非明之難晦其明

之難也處肺腑骨肉之間國事之顛覆乃其内難參酌于諫死行遯莫可適歸甘污身辱行獨正其志箕子葢以之為艱貞也文王大難不死演易以垂斯文之統事殷以嚴君臣之分箕子内難不死陳洪範以傳教哲王二聖之存于宇宙天未喪斯文明豈終于傷也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日不能登天以照萬物乃入于地中明雖在寔陵夷

而不可見矣君子于此而得涖衆之道焉察察之明以臨億兆則所晰者寡所昧者多大智不自炫其智在我之朗徹始先能蔽晦可用而明不可用也火外光内暗有土以藏之回光返照晦正所以益其明故久照貞明晝夜迭運使杲杲不邁明亦有時而窮矣

涖說文缺臨也從水從位古人涖事欲定方位必先擇水土之宜如潙汭伊洛瀍澗之類今加草作蒞謂水草俱便始可定位也語莊蒞孟蒞中國公羊蒞盟

俱用此字說文有竦竦字釋曰臨也從立從隶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鳥之為物夜棲晝飛能翺翔以奮其六翮當明夷而猶飛足徵不遑寧處死枝可棲矣豈能凌風上下不過垂翼倦飛而已斯時行役之君子亦且載飢載渴三日不食矣播棄黎老將有攸往以求他適為之主人者既得大老之歸不但延納善養且諮訪以求其

教誨蓋紂不能為天下主即不能為二老之主人二老歸周則文武為主人處以師位委以國政皆有言語以相商確也

𣎳𣎳 草木華葉𣎳象形俗加土作坔借用遝坔字非也𦐔翼𦐔也從飛從異異不可解當是從畀之譌言畀鳥之飛者翼也又從羽作𦐔鳥羽惟翼最健異于他羽也從飛者宜用畀從羽者宜用異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見邦國之濁亂即有祿養于義亦不可食非但凍餒而不得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居下卦之中諸侯之象為文明之主聖人之象際明夷之時鞠躬盡瘁以事共主疲于奔命至傷其左股凡人之手足俱右強左弱夷于左股弱者先受傷也傷不能行非馬无以拯其戹夜行之馬駑駘不能勝任必壯馬乃吉 天左旋日右旋左股左腹離日漸

遠遠者先暗先暗者先明

拯古作撜 撜從手從登救也人有失墜以手引而登之鍾鼎作𢦏從升升與登同義從丞俗書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所以獲吉者以柔居柔人臣止敬惟有順承而无違逆可為萬世之法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離南方之卦日當南至之時其夷而入地者多火地

相遇冬獵也火烈具舉計所獲之獸公獻虞旗之下小者聽民自私大者上進于君王而得其大首即私豵獻豜之意大綏小綏左車以及百姓不可亟速求取乃為田獵之正禮也　處下卦之極其明沈抑已久沈抑之至則返而東升矣昏迷晦暗知旭旦之不遠聖人不忍斥言伐罪救民但云明夷之時自西徂東以講田獵江漢汝濆已被西方美人之化遜矣南狩大首先所逃罪此固非常之事已日乃革反其正

以為正也豈疾速所能乎

補[illegible]狩犬田也從犬從守以犬巡田所以守衛其稼穡也犬有田犬守犬食犬之分守犬守廬田犬守田用犬田獵除其害苗之禽獸故田亦云守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聖人之志在于救民民出水火大得其志豈富天下哉與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相發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上卦同體義難他適然宗國殄滅祭祀為重其惻怛之至情死可共為謀慮惟深入于左腹而自為決斷焉則獲其所以處明夷之道而死媿于心者宜在于出門庭而行遯矣左腹肝膽之所居決斷從此而出言其獨創獨行也天之左腹即地之東方日入之極旋向東方則復明言其去已頹之日歸將興之日也

腹腹厚也從肉從复行故道也人之藏府包裹于此飲食氣血日由是而轉輸皆行其故道也注曰厚者謂

肉所聚會陰中之陰乃爲厚也漢義古奥多類此

爻取象于羽翼股肱元首腹心本君臣一體之義及

乎世當昏亂自剪其羽翼斩其股肱離其腹心以顛

其元首形骸枝解肝膽違悖尚得謂之人哉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心不可見意不可知入左腹而探其可否詳審决斷

庶乎有獲而弗繆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明入地中天之明夷也君子退而小人進世道之明夷也邦國危亡歷數之明夷也至于箕子之明夷耳自塞其聰目自揜其明心思自錮其睿知晦晦昧昧而无所知覺亦失其故我之正矣乃利以此為正也居上卦之中有聖人之德故能如是

𠀠其簸也象形用以簸米去糠欲借為彼為伊因諧丌基聲又恐與借相混又加竹作箕以指其體籒文亦加外匚作匩以指其形一贅聲又贅注又贅

形轉展疊加繆誤益甚而語詞之其與𣂏䶂之箕遂判然不可合至蜀才改箕子爲其子解者妄生議論真夢夢也小學可不復乎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以不明爲貞蓋韜藏藴畜而不用爾若其光明内朗久照而不可滅息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地上之地重土頑厚去明益遠不明而晦暗豈其生

而然哉初亦嘗登于天騁其察察以肆夫威赫謂天下旡匿情在天之位亙古長存不念日中則昃之後即入于地猶蒙昧狂惑顛倒其善惡迷亂其是非使舉世之人皆淪溺于聾瞽莫之或覺也欲天命之旡改得乎　晦其明者内本明而外晦之大德容貌若愚也蒞衆用晦而明者以晦益其明好問好察舍已從人之大智也不明晦者宅心愚暗外事被猖後世所云清狂不慧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日入而月繼

之唐虞夏商子孫雖失天下奉其祭祀于一國猶得自行其禮樂如月明雖微亦可以繼日紂身死而武庚滅是日不明夜復晦來日為朔別為一月俖武王之革命維新

[illegible]晦月盡也從日從每每有生之義一月既盡來日復生愚按晦朔弦望俱從月命名亦俱從月意古文作[illegible]腥從月從墨會月死為魄之意于義為得

[illegible]登上車也從癶讀若撥兩足並立從豆字不成藉足

以升之䍐象登車之形借凡升高之用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日登天上東西南北四方之國无不照臨入于地下

一物无所見萬事不可為大君繼統諸侯莫敢不來

王及乎般樂怠傲綱紀墮壞祖宗之法則至此盡失

時之已去天命人心遷于他姓

晉日升東方出于地上地之所列萬國封疆諸侯俱

向明而晝見明夷時往日邁光煇入于地下邦域不

可分章服不可辨心腹股肱俱背畔而去世道昌明人心開朗其氣敦厚明出地上之象世道閉塞其為風俗也外頑鈍而无廉恥内猛烈而多躁急明入地中之象揆諸五行火本生土明出地上子承其母臣朝其君事與理悉明且順雖愚夫愚婦可以率由舊章明入地中子揜其母諸侯伐其天子必明乎天道而順乎人心然後錯諸事業不悖于理非聖人不能起衰救敝

䷤ 火下風上　家人

明入地中日已向莫羣動並出之物俱將歸息于其家仕進之人始而邁往欲布經綸于國與天下及遭顚蹶知事不可為則必屈其廣大之志而為政于家庭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老老幼幼天下猶運掌是天下之明夷而我不夷萬國之明夷而一家獨不夷也明夷家人所以相次也離火自右旋而入于坤其行順順行既傷勢必思返返而入于巽木之下其

行逆逆而復得所生之毋以為家是人之智勇俱困

猶可施于修齊者也火盡薪傳繩承不絶家之道也

夫火蘊于木惟木出火火即然木風以熾火火即鼓

風風隨燼火自一氣分形相親相養而變亂擾害已

在其中父子兄弟夫婦相聚以成家各有好惡愛憎

而情與勢不勝其紛襍猶夫火甫離木而木火之性

異火旋煽風而風火之性異也東西南北親上親下

其類萬殊反能並育並行不相背害父子兄弟夫婦

動靜食息莫不攸關非可欺偽為襲取者故庸言庸行必致謹于微秒則修身為本家不待教而教自行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家政之壊多由于婦女陰昧褊隘喜為蠱惑苟非男子之正罔不隔身非僻禍及爾家者家必自順而後能正順必自嚴而成閑防限嚴也无遂舉動嚴也嗃嗃聲色嚴也然後内外咸順富家有家以嚴成其愛愛始可久君子之身威儀秩秩望而可畏修身終以嚴也苟愛勝于嚴閑不能謹遂

不可過嘻嘻言笑唯家之索何順之有究將婦歎夫愁何愛之有反而求之于身威儀盡喪矣齊家之道惟嚴而已和樂其順非嚴旡以致之　初甫有家室男則閑其孺慕之志女則閑其敬順之志二于歸之婦與詩旡非旡儀唯酒食是議同三子承父毋而秉家政嗃嗃嘻嘻敬肆之分即興亡之寄所居在内外之介故曰節四巳格刑于之化德功兼著五齊家以達天下上推原齊家之本在于修身

家人利女貞

火息本下燃木而風作一氣所化即分形異用有家人一本而生育衆體之象焉故其卦曰家人家以内女之所治者繁必女有輔相之賢然後家道可成利在得女之貞也家之父子兄弟同生同長恩情不甚相遠女自外來氣類習俗原有不同或一二族或三四姓聚于一門之中其參差難齊者多矣女惑其男男溺于女因潛移夫氣類習俗使父子兄弟亦參差

而不齊故責之女者專也卦之二四為女俱陰爻陰位仰承陽爻之下柔順之至二有婦道順從云巽讓卑之无可加者以其有舅姑夫子也四有母道與父並列而有位亦唯順承以安于位爾皆女貞之象

家宀 家人家居也從宀室屋之意從一人在上二人从之正刑于寡妻致于兄弟之意小篆譌從豕作家其義不可繹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

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曰家人者家以内為本女則正位乎内凡順承之事

幽隠而静成者皆其職也男則正位乎外凡創始之

事彰顯而動作者皆其分也男女各得其正天地陰

陽之大義无踰于此然而一家之人何所統率以為

觀瞻則效唯父母為之嚴君其紀綱法度一如國之

政刑使人畏不敢犯愛之至有威以行其愛順之至

有度量品節以至于順家之父子兄弟夫婦盡由乎正道天下者百千萬億之家也其家皆正豈別有定天下之術乎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自木出火氣猛烈而騰上風又自火出矣風木一象木禪形于火火發為風母子相生各成一物而風飄火燼質性无恒君子觀家人之取義于此乃以一身之言行當之言不貴于高遠庸言之信必有物以

可執父子兄弟夫婦皆物也行不期于神奇庸行之謹必有恒而不變孝慈友恭刑于順承皆恒也言行出身加民有物有恒即可世法世則家豈輕于天下邪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者拒門之木門拒不啓莫可出入家道以情勝非法可比最難畫一閑之者立教嚴肅事事整齊端確不可移易則家人畏不敢慢初在人為授室之時在

家政爲創始之時閑之于此習與性成可繼可述悔自亡矣

閑 閑闌也從門從木以木拒門所以闌出入也本防閑之義借爲閑習之用謂人有肄業當專一如拘守不可往來他適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人之初志雖智愚相去不遠及其變也上智下愚莫可校量閑家在初志未變而範圍定然後可望其刻

肖即刑人正法之謂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坤元順承地道无成惡得有獨行自專者凡事俱无所遂唯尸其蘋藻錡釜之職而在中冓以饋食女正位乎内而獲吉二離主火體火性炎上居下則不遂其性故云无遂得木用以烹飪故云中饋

饋 饋餉也從食從貴進食于貴者周禮凡王之饋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俱為祭禮卑者先飯曰饋

食尊者先灌曰祭祀飲食莫重于祭所以從貴通借
問遺饋餉者古人祭則頒胙也故可與餽通用婦人
供籩豆司饔飧俱卑幼奉長上之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有明而不自用其明唯附麗于陽得順從巽入之道
故成正内之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居上下内外之交家庭法度之地其立身不可不嚴

嗃嗃者聲色端莊言笑不苟使一家之人望而敬畏則令无不行雖佀乎少恩而有可悔多所切責而近乎厲然究為成家之吉道若婦以情勝禮子以愛廢教嘻嘻者笑語和說依違婉轉雖似乎相親相樂瑞藹之氣可嘉終必至于命令不行規矩廢弛其為可吝者皆從兹集矣大凡庸人偏愛多在婦與子事父母未必求其底豫接兄弟未必盡怡怡苟能移此于父母兄弟斯真和樂之福慶尚何吝哉

嗃說文舊缺新附作嗃嗃從口從高嚴厲之意形容莊嚴者舉口發聲必多高朗嘻說文缺從口從喜喜本歡樂既從口復贅加口非是宜即轉讀平聲為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之聲音容貌若與人多拂逆然家教已立未為失道嘻嘻之和婉親愛本以情相接洽彼此无所阻滯而家庭之禮節内外之節制漸從溢失矣治家貴

嚴如是夫

六四富家大吉

家之有綢繆拮据必男作而女承之方能盛長蕃息四于家有毋儀之象上承九五之型範下有嗃嗃節家之子及巾饋巽順之婦其為内教之肅雍至矣福慶駢臻樂其富有大吉之道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不可求求未能得順而正位乎内不逮貨殖而餘

慶畢集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家非徒一家也而國而天下俱自此家推之王者以天下為家其治必先于閨閫老老而天下皆孝子長長而天下皆悌弟幼幼而天下皆慈父愛厥妃而天下无怨曠不過于有家假之何間乎遐遠何蔽乎隱微勿用憂恤而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者之家何以能達之天下蓋有推恩之道焉吾之家有父母兄弟夫婦而吾愛之天下之有父母兄弟夫婦者孰不愛也但推吾愛一家之情使天下得以交相爲愛則天下一家政刑猶覺爲餘事若曰夫婦交愛萬物且然何便云王者嗜欲之好亦然何内助刑家而始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卦至上爻家道已成其人爲耆舊典型目睹家之興

廢消長亦已多矣信乎其興其長者皆以嚴君其廢其消者皆不能嚴之故也有孚威如家終以此為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非嚴以律人之謂乃修已以敬居處以恭反之于身之謂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豈有他哉

☲☱ 澤下火上 睽

一家之人子孫漸多支流漸遠其極也至于離析乖異同原共本俄然而為路人言家道之窮盡必及睽

離也非富厚順叙貧窮乖異之謂君子固窮豈止可守身而不可齊家耶失其旨矣文王序卦家人與睽相次家人彖詞曰利女貞睽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卦往來于三女盛衰存乎其間足徵家之離合興廢係于婦人女子者最重家人長女中女長則老成巽則和順中女藏明于下聽其動止木火相得其勢益彰皆家之善事也睽中女少女少則不閑規矩說則邪媚中女在上遂夫猛烈之性火澤不相

容炎上潤下相違背不祥莫大焉六爻之詞極其險怪然而无一凶者何也天下之禍患莫大乎昏暗而舉錯失宜火外明澤内明无昏暗之蔽火宜上而上澤宜下而下无舉錯之失也然上者自上下者自下其中隔絶而愈遠遠則非目力所可及睽者目所不能察而步履之并步履不能得其詳而用弧矢之術以測量之弧矢測量以正經界即以弧矢之威以征不貢不庭弧矢之用雖異弧矢之名則同也火澤原

有戰爭之象遇則相克而戰爭不遇則征不服而戰爭所以威天下取諸睽也爻詞有見有遇有往見者目遇遇者身見往者目未見而身欲遇也火澤異趨雖死可遇合澤因地氣而上達火因行空而下暵實有往而相見相遇之道存焉初見四而四遇初元夫與惡人相反澤火異性故惡既交而互為用故孚而善二遇五而五往二此得其主彼得其宗于巷則有道路噬膚則享祿食三見上乘下澤之車而仰求上

見三鼻汚惝恍而欲騁其威武睽隔之逺目難審辨相視而疑也迨既往而遇事同志通事類无終睽之理

睽小事吉

火澤異向有睽違之義睽則目所不覩必身履而度量其爲道也隘矣耳目之聰明尚非君子所專任身履度量所及幾何小事如此亦可謂詳慎而吉

睽

睽目不相視也從目從癸癸者足步矢量之義

所以濟目視之窮莊生相視而笑莫逆于心目不相視兩相違戾可知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之所以為睽者火性動而炎上居上則益上矣澤性動而流下居下則更下矣中少二女同居一室其

志各有所在不一塗而同行然内以和說未必極其柢悟外麗乎光明又不至于顛拂卦反家人而成彖彼六二之柔進而上行居此之六五往來皆得其中而應乎九二之剛是以小事吉也蓋二五之在家人陰陽各居正位所以能正家而定天下睽與之反故僅可小事爾革與睽易位亦剛柔各當為大亨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其形氣固睽矣惟其有覆有載或施或生而後事合同成其功也男女之質性有陰陽剛

柔之異固已謂之睽矣唯其陰陽唱和剛柔交濟而彼此之志始相通也萬物親上親下喜燥喜濕仁㦤愚智其稟賦可云睽矣然而由微至巨有先迭運盛衰遞轉其事則无不相類也夫不異則不能合不量度則不可以經綸處睽之時用睽之道洵大矣哉蓋六五以柔應剛其用有未盡者故但能小事吉苟合天地萬物之睽而用之則德无不著才无不達何大小之足云　以火益火則焚燎莫可撲滅以澤濟澤

則懐山襄陵莫可陻障是不講于睽之用也得睽之用則氣不一往心不放恣行拂亂其所為凡事凡物俱有相違相制之道而功始可成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二體相合而為睽君子以謂上下雖異趨各遂其一往之性則同也人之耳聲目色口味鼻臭四肢安逸亦如就濕就燥旡弗同者豈可不思其異于庶民者乎同為子臣弟友豈可不有以異于鄉人

者乎未可如火澤之專于上下也

睽異分也從𠬞從幷幷與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欲有所賜于先以兩手分異之通爲不同之用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而在初其睽不甚悔固可亡乘馬行地以濟目力之窮喪其馬則乖離者難合去之未遠可勿逐而自復惡人之來本不宜見吾力不能拒而見之可以无咎馬之喪其去與我睽也逐則愈馳惡人之至其來

與我睽也不見則肆其惡去來皆睽君子順理以處

之馬自復惡人不為咎矣澤下為衆流所歸馬復惡

至于人何所不容之義也何所不容馬得有睽

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惡人非所當見而以避咎欲惡者不顯睽于善類亦

救睽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睽則上下之情隔雖夙夜敬畏趨造于朝未必能遇

其主偏于市㕓之道路邂逅以相遇實非理之可推者人情隔絶則生嫌遇則釋矣所以凶咎睽非止事之乖異理亦乖異遇主于巷至難而忽為至易行止非人所能定不得不歸諸天屬諸命斯其謂之睽也

與

䢽巷里中道從𨛜兩邑閭市井相向也從共人所同行之路也亦省作巷說文別有𨛜字鄰道聲義皆同當即一字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詭遇則失道由徑則失道不期而遇于非所當遇之地天作之合事理雖睽而變其睽隅孰謂里中之道獨有失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位當水火之交親上親下之分正在于此欲連合其睽將駕輿驅牛以就彼而瞻望其顏色彼猶憎而不說吾見吾輿之曳而行矣心恐其遲反以服軛之牛

為當前而掣其行其人方仰天瞻望鼻高于頂彼遠覬此狀非但不鑒夫謙卑之誠悃反移怒于鼻且欲劓之睽未可合雖屈已盡力必不可挽回如此然睽必通澤氣上升火氣下蘊自相感格即无初而能有終君子未敢與時爭也

曳 曳曳曳也從申從丿丿有抴引之義抴而申之其聲曳曳然也掣篆缺從手從制以手制服事物使不得自遂也漢本作[illegible]觢一角仰也從角從㓞獸

角雙頭雙戾必兩相順成偏仰則不扐合人面仰天牛角偏仰俱有仰上輸誠之象□劓刖鼻從刀從鼻會意小篆作□從刀從臬臬為射的人所觀瞻鼻最顯著刑及于鼻望而知之矣愚以肉刑乃苗蠻所用聖王不忍臬從自(鼻)從木蓋言刀施于木則可施于自則不可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曳輿而行宜乎前進在澤之上勢將退返所處之位

不當故也剛柔相應天地之常初雖睽隔終必得遇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火唯高亢莫之親輔與世睽而身自孤既以慎交寡合兼之明辨精詳一有所遇乃大善之人所謂元夫者是也與之相交相信孚誠固結始孤則危厲既交既孚豈有易合易離之咎乎居身无廉隅視人之善惡不明羣居衆聚交无誠信不睽之睽其睽甚矣君子不懼孤危而懼濫交也

孤

孤无父也從子從爪爪之生實末大于本葉不足以揜蓋之有累然露處之象无父之子似之借凡少所輔助之用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擇善而從信善而篤同心相濟何志之不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句何咎往句下同

睽宜有悔得中應剛故能亡之二以五爲主五以二爲宗剛柔相遇各得中道上不至于過高下不至于

甚鼻其睽易通與之共祿而噬膚𥌓之所薦彼來就我固善即我往而就彼自上下下成禮賢之盛典亦何咎哉

厥厥發石也從厂從欮人氣之逆壓于喉臆之間如山石之堅重發舒甚難故卒死謂之厥當即用欮字加厂注發石欲明而反晦氣不順者言語期期因借為其字之用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所主所宗往而共饗于一堂之上必有福慶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火愈上而愈高勢莫與並睽離于人孑然孤立在下者欲來親輔則見其自澤而起豕負泥塗若將涴焉澤動火揺乍有乍无閃爍不定載而行者似一車之鬼將爲祟于我先示强梁張弧而欲害後示衰弱說弧而順服種種乖異變遷无常皆居高目眩使然豈

知彼來就此匪以澤滅火而為寇蓋以澤就火而為婚媾也澤已上升火旋下降陰陽和合而遇雨其睽盡釋自當獲吉

弓以比德弧止獨用睽時无校射之禮故舍弓而言弧上與四之睽孤亦即此意

水火相遇兩光激射播盪變幻其狀多端故皆象鬼既濟未濟俱云鬼方此云載鬼唯革之澤已就烹雖有光怪止如虎豹皮毛一定不可移易

豕 豕彘也象竭其尾形好處汚泥謂之豬多肉易肥謂之豚行則直衝而无回曲謂之彘

負 負恃也從貝從人置物于背曰負有財則可恃故借為自負負勢在背有背叛之義故又借為負約負恩塗古借

涂 涂從水從余余為田間草廬用水和土以墐之舉水而土在其中後人以為未備加土作塗取墐坧余舍牆壁之泥水土和黏之意借凡汚濁𢌿濕之用

張 張施弓也從弓從長施弓施設其弦于弓上也

弓體弛則往而規其形短張則來而勁其形長有啟發之事借為張大開張弧弧木弓也從弓從孤省角弓性紉往體多來體寡而後勁木弓性直往體寡來體多以弦强屈之就彎也孤者孤遠獨絶稱其疆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外物之變恠非外物也目視之繆誤也目視之繆誤非目視也皆心疑之所造也遇雨則一心之疑亡羣疑何從而集

玩睽之詞事理俱有乖異其不睽之處正見其睽夫喪馬馬與人睽不逐自復其復亦睽惡人相見情意本睽而以避咎則更睽主不遇于朝君臣已睽得遇于巷其遇更睽駕牛曳輿牛反為掣行止已睽仰面求說反欲見劓其喜怒刑罰更睽不能相容至此而後又可格其初終更睽孤孑之人善類未必相從遇得元夫固睽遇即交孚更睽惟五不見睽象以離主在上天下无不照也上之孤孑愈高懼澤豕之汚其

見睽鬼未甞有形而載至一車其罔象更睽張弧說弧倐强倐弱其先後更睽時雨之遇自天而降其釋疑也更睽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顛倒迷惑難而易易而難人遊于其內實不可以意度故彖傳賛其時用之大

家人父子兄弟夫婦從木火生生之氣惟懼其和流而不知禮故初曰閑終曰威其介曰節約而言之曰嚴皆日用之事庸言庸行也一反而成睽火澤戰爭

祇席肝膽皆奇異誕罔之事君子處之唯不失其常道而已所不可為者一聽諸天或睽或遇其如彼何哉

周易象辭卷十一